

景颇族 音乐概论

杨正玺 著
杨 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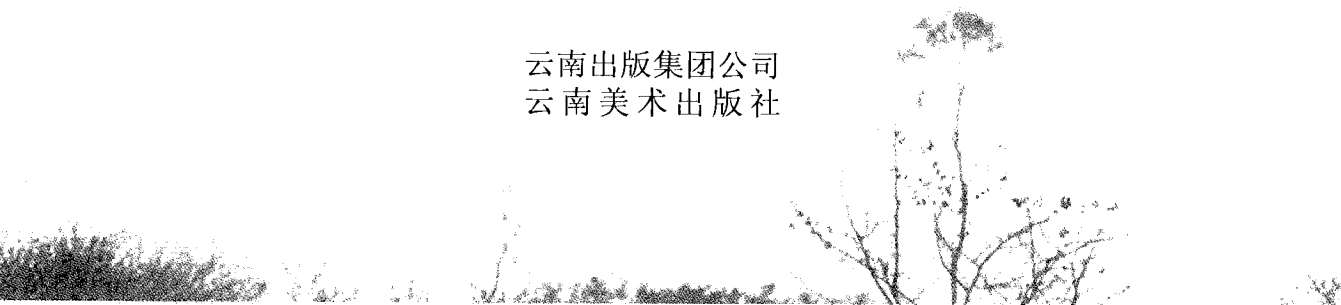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景颇族音乐概论

杨正玺 著
杨 恬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景颇族音乐概论 / 杨正玺, 杨恬著.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80695-627-4

I. 景… II. ①杨…②杨… III. 景颇族-民族音乐-概论 IV. J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01508号

责任编辑: 黄云松

装帧设计: 张湘柱

景颇族音乐概论

杨正玺 杨恬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制版印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5-627-4

定 价: 39.8元

序 一

田联韬

和正玺相识是三十多年前的事。1972年，我当时是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的教师，接受了到民族地区招收工农兵学员和体验生活准备创作的任务。我和招生组的同志们来到云南，我们先后去了大理、丽江、保山等地，一面进行招生考试，一面学习当地的音乐、舞蹈，最后来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市的首府芒市。在这里我结识了自治州歌舞团的两位作曲家同行——杨正玺和杨锦和，他们都是长期扎根在边疆民族地区，从事音乐创作，扎扎实实地学习少数民族艺术，勤勤恳恳为边疆人民服务的音乐家。他们为我们细致的介绍了自己在当地工作的经验和当地的民族音乐、舞蹈的情况，使我们受益匪浅。此后20年间，我和他们两位一直都保持密切联系，并且多次在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方面合作。我们曾先后邀请正玺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撰写景颇族音乐的稿件。每一次他都是十分认真、细致地完成撰稿工作，文稿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支援边疆地区发展艺术事业，中央音乐学院曾派出两位优秀教师前往边疆地区工作，一位是支援新疆的万桐书老师，一位是支援云南的赵宽仁老师。万桐书老师曾任新疆音乐家协会主席多年，他在抢救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的工作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赵宽仁老师则是长期工作于音乐专业教育的第一线，在云南艺术学院担负理论作曲专业教学数十年。经他的辛勤培育，为云南省各地输送了许多优秀的理论作曲人才。当我们在云南各地采风时，常常会遇见一些当地的艺术工作骨干，是赵宽仁老师的学生。应该说，今天云南省音乐事业的蓬勃发展，其中也包含着赵宽仁老师辛勤劳动的成果。

正玺就是赵宽仁老师的优秀弟子之一。当年正玺毕业时谢绝了母校的挽留，选择了返回德宏州，继续扎根边疆，向边疆人民学习，为边疆人民服务。在深入学习民族艺术的基础上，他创作出歌曲、歌舞音乐、器乐曲、舞剧音乐等多种体裁形式的优秀音乐作品，其中，他和少数民族乐手合作的葫芦丝^①独奏曲《竹林深处》和吐良^②独奏曲《景颇山的黎明》，至今仍然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存活在我国的音乐生活中，为群众所喜爱。

除了音乐创作之外，正玺在民族音乐学方面也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作为一个作曲家，他较早地注意到民间音乐与民族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人民生活的

关系，因此他在收集民间音乐时，没有如某些作曲者那样，仅仅局限于对音乐形态的关注，也没有局限于对某些旋律的偏爱，而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细致的调查、收集工作，这就为他后来从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工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正玺在德宏州工作的数十年期间，对于州内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的传统音乐都有所涉猎，这从他音乐作品的不同民族属性就可了解，但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面，他情有独钟，多年间把考察研究的重点放在景颇族的传统音乐上。

景颇族是古代由北方迁徙至云南西南部定居的山地民族，是云南省独有的土著民族之一。景颇族又是一个跨中国与缅甸两国而居的跨国民族。因此景颇族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风格特色。景颇族的音乐有多种音乐类别，有独特的旋律与节奏，有十分多样的民间乐器。景颇族音乐既保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又与国内相邻民族（如傣族）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由于缅甸曾长期为英国的殖民地，因而从境外的景颇族地区传入我国景颇族地区某些西方的乐器与音乐。例如文崩音乐中使用的苏格兰风笛与大小军鼓等，同时还传入了一些西方的音乐曲目。这样就形成景颇族多元性的、丰富多彩的音乐现象。

但是据我所知，建国50多年来，音乐界对于景颇族音乐考察、研究的成果不多。比较重要的成果，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陈致蕃、李晴海、杨锦和在德宏州对傣族、景颇族民间音乐进行比较深入的调查、收集工作，并编印了《德宏傣族景颇族音乐选》^③（油印本），选集中有比较丰富的记谱资料和简明的文字介绍。除此之外，还曾有一些作者写过较为短小的介绍文字发表于各地刊物上。总体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研究成果较少，而且缺少系统性。应该说，比较全面地、系统地介绍和论述景颇族民间音乐，是以正玺的工作为始。他在80年代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二书先后撰写的《景颇族音乐》和《景颇族传统音乐》文稿中，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说唱音乐、民间器乐等类别，内容翔实细致，并附有各个歌种、乐种的典型谱例多首。这些论著至今仍是帮助读者了解景颇族传统音乐最为全面、详实的资料。

非常不幸的是，正当正玺在创作、研究方面可以厚积薄发，可以有更多艺术创造与学术成果之际，却积劳成疾，被病魔击倒，在1991年英年早逝。这无疑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很大的损失，使人深感痛惜。我们曾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一书的前言中表示对正玺同志深切的悼念。

本书中辑录的民族音乐论著和音乐作品，都是正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写作的，时过二三十年，仍如此鲜活，如此富有生命力，它们充分显示了老一代音乐工作者献身于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执着精神和他们走过的路程，也展示了他们辛勤劳动取得的工作业绩。这些成果将成为后来者十分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

正玺的爱女杨恬整理父亲的遗作并参与文稿的修改和部分文章写作，准备付梓之际，嘱我为书写序，使我重温往日与正玺相处的时光与多次合作的情谊……心绪万千。

逝者安息，生者继续前行。

是为序。

2007年8月27日
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田联韬，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特约编审，《中国音乐大百科全书》编委、分支主编。出版专著有《藏族传统音乐集粹》（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主编）（2006年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音乐大百科全书》，以及日本、英国《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等辞书撰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条目。曾承担并完成国家教委“七五”、“八五”规划博士点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系统研究”、“藏族传统音乐考察研究”及北京市教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系统研究”。2003年起主持教育部重点科研基地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多次应邀赴欧美国家及香港、台湾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出席音乐学术会议和讲学活动。

注 释：

①傣族民间簧振气鸣乐器。

②景颇族民间边棱音气鸣乐器。

③陈致蕃、李晴海、杨锦和《德宏傣族景颇族音乐选》（油印本），云南省音乐舞蹈家协会、云南省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云南省群众艺术馆，1961。

序 二

樊祖荫

杨正玺先生是一位长年工作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音乐工作者。他作为云南省培养的第一代音乐专业大学生，于196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音乐系作曲专业。毕业之后他谢绝了留校任教的机会，即奔赴云南省西南边陲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在此期间，杨正玺怀着对发展兄弟民族音乐的满腔热情，经常深入景颇族地区，对该民族的传统音乐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考察和调查，历经十数年，用心血写成了这部《景颇族音乐概论》。杨正玺对景颇族传统音乐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族器乐和说唱音乐等几个大的音乐类别，其研究视角涉及到了景颇族的历史、民俗、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在这份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如今几乎已无迹可寻的景颇族古老的歌曲及演唱这些歌曲的艺人们的记录；还可以看到很多来自田野考察第一线的最直接的描述和流传于景颇族民间的古老的乐器、乐种等等。这些成绩，只有既接受过系统的专业音乐训练同时又具有长期的田野工作经验的积累并具备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真挚热爱的音乐工作者才能取得。书中所收录的音乐资料，很多如今已由于老艺人的去世而成绝响，文集能得以出版发行，既是对过往珍贵艺术的致敬，也是对采集者、研究者的追思。

另外，在这份集子中，还收录了杨正玺先生数十年音乐实践中自己创作的一部分声乐、器乐作品。这其中，既包括了将景颇族民间乐器吐良从民间发掘出来并推上专业舞台的代表作品——吐良独奏《景颇山的黎明》；还有将景颇族劳动歌曲“舂米歌”予以艺术化、专业化后的探索性实验作品——俄比独奏《舂米歌》；同时还附有令傣族民间乐器葫芦丝蜚声国内甚至国际乐坛的重要作品——葫芦丝独奏《竹林深处》等。这些作品都是杨正玺在长年深入生活、掌握了大量少数民族音乐素材后的创作结晶。它们具有民间艺术清新的风格，也展示了杨正玺作为一名专业作曲家所具有的深厚的专业功力。这些作品如今仍广为流传，已成为该民族音乐的代表作，它们对于景颇族音乐的继承和发展，乃至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来说，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杨恬是杨正玺先生的女儿，她曾于1993年至1998年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书的整理、修改及部分文章的进一步完善，都是杨恬凭借自己

在音乐学院学习的积累与对父亲事业的深深崇敬，花费近两年时间完成的。她在对文章的整理中，加进了自己作为新一代成长起来的音乐学人的新观点、新方法，这其中有很多是值得称道的。因此，这本书应看作是父女二人的合作产物。

2007年8月22日

樊祖荫，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曾发表有关作曲技术理论研究、民间多声部音乐研究、音乐教育研究及音乐评论等方面的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三部，其中《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获得全国艺术院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创作了包括声乐，器乐和影视音乐等各类体裁的音乐作品200余首（部），其中不少作品流传广泛，并获得全国性奖励。1986年之后，曾应邀出访俄罗斯、格鲁吉亚、乌兹别克、韩国、日本等国进行学术交流，并多次到香港、台湾等地参加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讲座。1992年起，享受由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其业绩被中外许多名人录所载。

序 三

李汉杰

早就听说杨正玺同志撰有《景颇族音乐概论》一书，一直没有见原稿。今天这部1987年完稿，至今已20年的书稿即将出版，感到十分欣慰。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具有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收集、开发、研究这些资源，是建设文化大省的基础工程。杨正玺《景颇族音乐概论》的出版，为这一工程增砖添瓦，是件大好事。

记得1984年前后，我曾两次到瑞丽和盈江地区学习和采访民族音乐，都得到杨正玺的大力协助。他时任德宏州歌舞团团长，带着演员正在盈江县盏西一带农村巡回演出。我到达盏西与他会合，他带我到景颇族地区收集了“大山山歌”等景颇族民歌。当时他就有写景颇族音乐概论的打算。在交谈中，他对景颇族音乐和民俗文化的深入了解，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杨正玺从青年时代起几乎一生都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从事文艺工作，对当地民族音乐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他曾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撰写了《景颇族音乐》辞条；又在云南《民族音乐》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天然的“交响乐舞”》和《芳香四溢的斑色花》等研究景颇族大型歌舞音乐“目瑙纵歌”的文章。而《景颇族音乐概论》则是集他数十年调查采访、研究景颇族音乐之大成。

我以前也学习和阅读过不少民族音乐概述或概论的著述，而读完杨正玺这本《景颇族音乐概论》之后，感触尤为深刻。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全书不仅全面地介绍了景颇族的民间歌曲、歌舞和舞蹈音乐、民间器乐和器乐曲、说唱音乐和景颇族新音乐，并对音乐本体的旋律、节奏调式、曲式结构进行形态分析，更为可贵的是全文都充满了景颇族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在景颇族古歌“嗯盘格锐”一节中“追述了景颇族是怎样懂得结婚的道理的”：是“看见两棵大青树合抱在一起”。这种独特的“仿生态”观念十分古朴而生动。又如在介绍景颇族多声部劳动歌曲“舂米歌”时，不仅表述了这种歌曲与人的生存生活有关，而且揭示了过去山官家养有专门舂米的奴隶——“芒突木样”，“这种奴隶，世代代为山官家舂米”。景颇族人对一种爱情歌曲“石湾”也有独特解释。他们认为唱“石湾”，“可以用歌唱致人以死”。另外一种风俗歌曲“腊磨罗统”（接月亮姑娘）也充满人性和神秘的色彩，当小伙子唱道“选谁做妻子”时，“有个竹筒会牵着小伙子跳到一个

姑娘身边去”。显然，这些都是景颇族人民在特定的语境下，对自己的音乐与众不同的、主观的、特殊的阐释，充满了人文精神。而一般概论中的议论和对音乐形态（调式、调性、曲式）的解释，则明显地是人人皆知的、他者的、客观的分析和阐释。其实，音乐是人创造的，也是为人所使用的。无论是“舂米歌”还是“目瑙纵歌”，所有的景颇族音乐都是与景颇族人民的生活、生存甚至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景颇族对自己音乐的阐释才是真正的人文阐释。

21世纪以降，人文科学和现代阐释学的精华已经渗透到音乐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这已经成为现代音乐学发展的趋势和前沿。2006年11月10日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杨正玺这本不算长大的《景颇族音乐概论》的确为我们研究民族音乐的人文本质提供了许多生动鲜活的新材料。所以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不是什么权威人士，从来没有为别的书写过序。这次受云南省文艺学校黄瑛同志委托，为杨正玺此书作序。难于辞谢，姑妄言之一二，以示怀念与祝贺。

是为序。

2006年11月25日

目录

景颇族音乐概论

第一章 景颇族概况 / 2

- 一、概况 / 2
- 二、族源历史 / 4
- 三、社会与政治制度 / 6

第二章 景颇族传统音乐 / 7

- 一、祭祀仪式音乐 / 7
- 二、民间歌曲 / 15
- 三、歌舞和舞蹈音乐 / 34
- 四、民间乐器 / 55
- 五、叙事歌与说唱音乐 / 75

第三章 景颇族新音乐 / 79

- 一、专业音乐理论研究及创作 / 79
- 二、业余音乐实践活动 / 80

结束语 / 80

论文集

- 天然的“交响乐舞”——“目瑙纵歌”节记实 / 84
- 云南民族乐队建设的思考 / 88
- 民族乐器改革泛议 / 99

作品集

- 竹林深处 / 110
- 湖边的孔雀 / 123
- 景颇山的黎明 / 131
- 景颇山随想曲 / 166
- 舂米歌 / 208
- 舂米歌（俄比独奏） / 214
- 云南民族器乐演奏会《云岭音画》欣赏 / 245

随 笔

- 用生命谱写的音符
——记已故作曲家杨正玺 / 248
- 回忆我的父亲杨正玺 / 255
- 杨正玺创作年表 / 261
- 后记 / 266

景颇族音乐概论



第一章 景颇族概况

一、概况

1. 自然情况

景颇族是跨境而居的民族，在缅甸被称为克钦族，主要分布在缅甸的克钦邦、掸邦等地。人口约500多万。中国境内的景颇族人口总数，据2000年统计，有13.02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盈江、陇川、潞西、瑞丽、梁河和畹町等六个县市，少数居住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片马、古浪、岗房以及临沧地区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思茅地区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等县。

中国境内的景颇族主要居住在海拔1500~2000米的山区，气候属于热带、亚热带丛林气候。景颇族聚居的地区年平均气温在18℃~24℃之间。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年降雨量在1500毫米左右。

据史料记载，在明、清时代，景颇族社会便已出现了农业和定居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生活。景颇族地区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有旱稻、玉米、水稻、小米、豆类等。这里覆盖着茂密的树林，盛产名贵的红木和各种竹子，另外还有橡胶、油桐、咖啡、茶叶、香茅草等经济作物。

景颇族的居住以竹木结构的干栏式竹楼茅屋为主，传统景颇族社会个别地方的山官、头人有瓦房。房屋为长方形，分上下两层，下层用以关家畜，距地高约3尺，上层住人，用竹壁隔成四五间或十多间不等，每间设一个火塘，家人居住于火塘四周。房屋每隔七八年重建一次，一家建屋，全寨相助。

如今生活在我国境内的景颇族，包括“景颇”（又叫“大山”）、“载瓦”（又叫“小山”）、“浪峨”（又叫“浪速”）、“勒期”（又叫“茶山”）四个主要支系以及人数较少的波拉支系。景颇族各个支系的主要差异表现在语言方面。其他方面如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神话传说、政治制度以及文化认同等，都是基本一致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根据本民族意愿统称景颇族。

2. 语言与文字

景颇族属于蒙古人种南方支系，景颇族各支系均有自己的语言，即景颇语、载瓦语、浪峨语、勒期语、波拉语。其中景颇支方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

语族景颇语支，载瓦支、浪峨支、勒期支、波拉支方言则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各支系的语言区别主要在语音上，景颇支与载瓦等支系语言区别较大，他们相互间通话较困难。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景颇族来源的复杂性。

景颇族有自己的文字，其文字在产生之前，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实物记事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所保留下来的记事传统，在文字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担负着表达某些特殊信息的作用。如景颇族男女青年恋爱时的树叶信即是一种。1895年，景颇文由在缅甸八莫的克钦族地区活动的美国传教士库森（Cushang）和欧·汉逊（O·Hanson）采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方法创制成功后，很快传入中国境内景颇族地区。景颇文的传播在解放以前基本是靠教会学校和传教士为传播基督教而编印教材进行的。最早是1914年英国印嘎在瑞丽等嘎进行传教办起了教会学校，除传教之外还向当地人教授景颇文。又于1931年在盈江铜壁关洋参河坝，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所景颇文学校。创办人是布龙贡早诺、散朋早汤和老谷邦等。第一任景颇文教师是春雷拥，当时有学生200多人。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景颇文进行了规范，确定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语为基础方言，以盈江铜壁关区恩昆话的语音为标准音。并具体规定了读音规则和书写规则，使景颇文得以迅速推广使用。1955年，德宏州确定了“少数民族学生应当首先学好民族语文，同时必须学会汉语文，使少数民族学生的本民族语文水平和汉语文水平都得到提高”这一方针，在云南省的景颇族地区实行景颇语、汉语双语教学，因此景颇族目前除能普遍使用本民族语言之外，同时也使用汉语^①。

3. 宗教信仰

景颇族的传统宗教为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多神教。在其原始宗教中，只有鬼的概念，没有神的观念。鬼有好鬼、坏鬼之分，据初步统计，景颇族的鬼的数目有130余种，根据《景颇族文化史》^②作者的调查，“目前在景颇族民间较常祭祀的鬼还有三四十种”。根据鬼的性质、管辖范围及祭祀形式的不同，可将景颇族信奉的鬼分为三大类，包括天鬼，即日、月、星、风、云、雷、电、虹等鬼；地鬼，即动物、植物及山川等鬼；人鬼，即家堂鬼和野鬼^③。景颇族传统文化中最大的鬼是“木代”——太阳鬼，过去只有山官家才能供奉和祭祀，而在民俗生活中，则有各式各样的“鬼”影响着景颇人的观念与生活。

另外，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一批英国传教士进入缅甸后在当地成立的缅甸浸礼会传入瑞丽，并逐渐发展到陇川、盈江、潞西各县的景颇

族地区，由此而将基督教传入当地。天主教也于相应时间段内传入景颇族地区。据史料载，德宏州境内的基督教（景颇语称“其都朋斯”）和天主教（景颇语称“玛丽朋斯”）自20世纪初传入后，目前全州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景颇族有29,093人，占全州景颇族总人口的23%^④。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入给景颇族的文化也带来了一定影响。在云南当地，凡是有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村寨中，一般都设有简易教堂，而景颇族的文化传统的形成，也受到这两种宗教文化的影响，如景颇文字便是由于传教士为传教方便而创造的，这种文字在创制成后经历数次修改调整，一直沿用至今；另外景颇族的传统乐器中还包括来自欧洲音乐的大、小军鼓和风笛等乐器，这些乐器在景颇人的生活中至今仍然使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景颇族传统文化是具有包容性的。

二、族源历史

1. 文献中所见的历史

景颇族见于文献的记载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根据汉文献记载，景颇族最早被称为“寻传”，这一名称记录于文献并为外界所知，时间大约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之间。元、明时期，澜沧江以东地区的寻传部落，开始改称“峨昌”、“娥昌”、“莪昌”；清代，境内的景颇族主要居住在云南永昌府所属地区（今德宏州境内），他们自称景颇、载瓦、勒期、浪峨，他称为峨昌、山头、“野人”等；在史书中记载的“寻传”或“峨昌”都不是单指某一个民族，而应“是一个小的族群，它包括景颇族、阿昌族、独龙族、彝族等”^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重新定位命名时，该族名称根据本民族的意愿定为“景颇族”。

景颇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显示着这个民族发展历程中与不同民族的结合、分化的过程。景颇族有不同的支系，各个支系均有着基本相同的生活传说、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他们自认为来自同一个老祖宗，都是亲密兄弟。但是，由于在迁徙的过程中，分散到不同地区，各自受不同的外部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于是出现区别而形成不同的部落群体。

2. 本民族传说中的历史

在景颇族的民间传说中提到，自己的祖先起源于“穆乔省腊崩”，载瓦支和勒期支则称自己起源于“穆乔省腊崩”对面的“毛吐阿松崩”山。“穆乔省腊崩”是指“遥远的平顶山”，是景颇族先民的发源地或迁徙中居住过

的地方。远古的时候，今天的景颇族、汉族、藏族等都是同一个母亲生下的兄弟。景颇族的祖先和藏族的祖先都居住在同一个地域。那里终年积雪，非常寒冷。为了寻求更美好的地方，景颇族祖先逐渐南迁。现在，在景颇族的日常生活中，碰上老人去世，仍然要把死者的灵魂送回祖先居住的地方——“穆乔省腊崩”。尽管今天很难确定这是具体哪一座山，但根据送魂词的描述，可以判断其大致位于青藏高原之上。

景颇族的先民与古代的氐、羌有关，以前居住在青藏高原南部山区，公元7~9世纪沿横断山脉南迁。东部景颇在澜沧江以东，金沙江地区；西部景颇在澜沧江以西至缅甸境内。15~16世纪，由于战争，大量的东部族人大规模西迁；16世纪后大量移居德宏地区，多与德昂、阿昌、傈僳、汉等民族杂居。从各类民族学文献中所涉及的相关资料来看，现在的景颇族中景颇支、浪峨支、载瓦支、勒期支原先应是同一民族与不同民族杂居后形成的不同部落^⑥。

3. 民族分布

今天景颇族的五个支系在云南省德宏州境内主要分布在如下区域：

景颇支主要分布在盈江县石丹山卡场乡、铜壁关、回笼、二昆，陇川县的石碑、邦角、广令、弄龙、芒面、芒钦、邦外，瑞丽市的勐秀、南京里、等嘎，潞西市遮放的六丁、雷允及勐板等地以及梁河、畹町等县市。

载瓦支主要分布于盈江县石丹山、盏西、邦瓦，陇川县邦瓦乡，潞西市遮放、西山乡、东山乡，瑞丽等县市，部分散居于梁河县和畹町市。

浪峨支主要居住于潞西市的营盘、勐广、引欠、当扫、拱卡及中山乡的部分地区，散居于瑞丽市的南京里、邦歪、勐秀、贺共和盈江县的铜壁关地区。

勒期支主要分布于盈江县的盏西、麻岛、勒期格冬、大盈坡，陇川县的吕良、广令、邦角，潞西市的中山乡、东山乡，瑞丽市的南京里、勐力地区。

波拉支主要分布在陇川县的王子树乡，潞西市的弯丹乡、金龙乡^⑦。

景颇族许多支系大多交错杂居，许多村寨甚至许多家庭都是由不同支系组成的，人们大都能够讲几个支系的语言。

三、社会与政治制度

根据传说和汉文献记载，古代南迁到云南西北部、怒江以西地区的景颇族，汉代属永昌郡，唐代属云南南诏政权的镇西节度史管辖。此时景颇族先民还被称作“寻传蛮”。继南诏、大理政权之后，公元12世纪以后的元代在云南设立过行省，“寻传蛮”改称“峨昌”，属于云南行省管辖。随着生产的发展，景颇族各部逐渐形成茶山、里麻两个大的部落联盟，产生了从原始农村公社分化出来的世袭贵族——山官。景颇族族群社会开始形成三个社会等级：官种（贵族）、百姓和奴隶。景颇族的山官制由此形成，社会等级界限森严，奴隶随主姓，从事各种劳役，无人身自由。15世纪初，明朝在这里推行土司制度，设立了里麻、茶山两个长官司，任命景颇族山官为长官。茶山长官司先属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后属永昌卫，继改属腾冲府管辖；里麻司直属于云南都司。清代，景颇族地区属清朝所设置的有关府县管辖。

在传统景颇族社会，山官是当地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山官具有世袭性，这在景颇族社会的姓氏中可以看得出来，“官种”姓氏与百姓的姓氏是不一样的。山官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地位，如祭祀，在传统景颇族社会里，只有正统的山官家里才能祭祀景颇族最大的鬼——“木代”鬼，也只有山官家里才能相应举行“目瑙”。同时，山官还必须保护村寨的安全、维持生活秩序。这构成了景颇族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每一个山官辖区就是一个农村公社，山官对外代表本辖区，对内是生产、习惯法、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领导者。

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1986年版）及笔者于20世纪60年代在景颇族地区进行的社会调查中得知，近代以来，伴随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普通百姓反抗意识的增加，自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景颇族社会内部发生了反抗现存山官制度的起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山官制度的继续存在。20世纪50年代，景颇族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影响下，山官制度逐渐消亡。但是，如若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上看，我们便可发现，山官制度是传统景颇族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山官是景颇族社会生活的精神领导，时至今日，虽然山官制度在景颇族社会业已消失，但由山官制而产生的一系列传统活动与风习如祭祀“鬼桩”、“献鬼”、“信鬼”等依然存在并在景颇人传统观念中有重要地位。